4736.22
0242

延安內幕

齊世傑著

華嚴出版社印行

4736.22
0242
哥倫比亞大學
中文圖書館章

延安內幕

齊世傑著

華嚴出版社印行

延安內幕目次

齊世傑著

一、引子
二、什麼東西賺錢，你們就作什麼買賣。
三、『開荒吧！開荒！共產黨在向咱們要軍糧！
四、欺騙，欺騙，第三個欺騙！
五、『山溝里，山頂上，游擊戰爭幹一場！』
六、『禮拜六』『四郎探母了！』
七、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
八、歷史上遺留下永遠洗不清的汚穢！

延安內幕

齊世傑著

一、引子

先生，你也許聽到這一支歌吧？

「夕陽輝耀着山頭的塔影，月色映着河邊的柳蔭，春風吹遍了坦平的原野，羣山築戰了堅固的國屏。啊！延安，你這莊嚴雄偉的古城，到處傳遍了抗戰的歌聲！啊！延安，你這莊嚴雄偉的古城，熱血在你心頭奔騰！千萬顆青年的心，埋藏着對敵的仇恨！在山野田間成着行列，結成了堅固的陣線。看，羣衆已抬起了頭！看，羣衆已揚起了手！無數的人和無數的心，發出了對敵的怒吼！士兵瞄準了槍口，準備和敵人搏鬥！啊！延安，你這莊嚴雄偉的城牆，結成了堅固抗敵的陣線！你的名字將萬古流芳，在歷史上燦爛輝煌！」

這就是頌揚那被稱爲所謂「東方莫斯科」「青年人的耶路撒冷」的讚美歌，它的名字是「延安頌」。我想這一定會喚起你的注意，甚至及引了你——！還是一個多麼偉大的地方啊！

在這裏讓我先來告訴你這麼偉大的地方的眞實情景：它是只有一條南北大街的城市，延水河橫在它的北邊，折流到東邊去。淸凉山擺在東方，寶塔山座落在它的東南角，兩山緊連着作了它的倚籍。它確像歌上描寫的，「夕陽輝耀着山頭的塔影」，寶塔山上是有座磚塊做成的塔，但是「月光」却沒有「照」着河邊的柳蔭」，因爲延水河兩岸滿是沙堆靑石，不要說「柳蔭」，就是連「草」也沒有長上一根！而歌上的「柳蔭」一定是誰憑空的給它「畫」

上的吧！它四周圍滿是荒涼寥闊不長樹木花草的禿山，土坡。那「一望無際的原野」想來是詩人底靈感的詩句吧？它現在不祗不是「莊嚴雄偉」，而是一座充滿了凄慘敗落，沒有人煙的空城了。在廿七年冬天被敵人轟炸以後，「邊區」政府就在南門外山溝裏修了一座市場，作官的都搬到那邊去了，沒死傷的老百姓也都從這「莊嚴雄偉」的城裏搬到荒涼的山溝裏去了！這一切情景，都不像歌子裏描寫的。而這位作詞曲的鄭律成先生，這位朝鮮籍的中國共產黨黨員，雖然以這支歌成了名，却也因爲這支歌而叫人對共產黨起了懷疑。——說的，唱的和聽的中間，竟有了這樣的差別。滿是些「假把戲」！就有人向抗大的一個政治委員提出質問來，說這支歌多麼虛僞粉飾——太笑人了！誰也不能否認這問題是有很大影響的，所以這政治委員也就召集抗大的全體同學來解釋這問題，說這支歌是件藝術作品，自然不免有些誇張。我們不能死板的來解釋它，因爲一件作品有它的藝術性，同時有它的「宣傳性」。先生，你懂得「宣傳性」這個名詞嗎？共產黨在這個宣傳工作上是很重視的，所以很多人聽了他們的宣傳，以爲是眞的受了他們的騙的：就這支歌說吧，譬像你這樣熱情的青年聽了，一定會受到吸引，甚至被誘惑得走上錯誤的路途，踏入了罪惡的深淵！這樣說來，「邊區」呢？

先生，你是不是以爲「邊區」——這個在世界上從沒有過的現象——眞像他們所說的那是抗日的民主的模範根據地呢？先生。那是掛了新式招牌的「割據」，封建軍閥割據的」

種變態？在世界上無論那一個國家裏，除去了政府以外，那裏還有什麼「邊區政府」的？你從歷史上看到過，還是從地理上看到過？現在這個「邊區政府」裏也設有軍事委員會的機關，另起鑼鼓，在唱着新戲。先生，你是中國人嗎？你愛你底祖國嗎？你知道祖國是在暴風雨的時代，遭受着敵人的凌辱與侮蔑，蹂躪與摧殘，在生死存亡的關頭嗎！共產黨就趁這個機會打着抗戰的旗幟呼着「抗日高於一切」的口號，在「舊陰謀」里玩「新花樣」……在替日本鬼子作清道工作。你知道「第五縱隊」比正面的敵人還可怕呵！

二、「什麼東西賺錢，你們就做什麼買賣」！

我不是仝你說過，整個的「邊區政府」的心臟——延安城是座悽慘敗落。沒有人煙的空城嗎？是的，在那裏你可以看到插向天空的墻壁，那燒焦了的樑柱，東倒西歪的物件，深陷下去被炸了的土地……。最熱鬧的要算是南門外西山溝里的新市場了，在那溝的兩邊新造了房子，山坡上又挖了窰洞，溝的東頭，在大街上修了一個寨門，暗街上也修了一個寨門，大街寨門上有「延安新市場」五個大字，兩邊還寫上「反對投降妥協……」，什麼什麼的兩條對聯，字是毛頭澤東寫的。兩邊的牆壁上的藝術字是：「歡迎商人投資」，「改善人民生活」，「實行廣泛的民主政治！」「……………」！

有些地方的「宣傳」畫板上，都是叫人捐助救國公糧，救國公債，自動參加自衛軍……

的東西。

在市場西北角的山坡上，原有一座光華商店，現在已改爲「邊區銀行」，而且大興土木的在建築着新的磚石的房屋。就因爲這個緣故，「光華商店」發行的「代價券」，也由「邊區銀行」改爲石印的「邊幣」了。大批五元，十元，五十元的「邊幣」，支配了整個的市面，整個的「邊區」。它的主持人李富春是中共財政部部長，「邊區」銀行是直接歸中共中央財政部的。在這裏，法幣（這通行在全國各個角落的法幣）成了廢物，不能使用，成了違禁，不能携帶的東西。如果被查着了，不僅是沒收，而且還給你加上「擾亂邊區金融」的罪名！讓你吃不了兜着走！所以在每家公營商店的門口還貼着一張條子：「歡迎邊幣，謝絕法幣」！

「邊區政府」規定了一切交易來往都得拿「邊幣」使用。但這樣並不能減低老百姓對法幣的信任他們在暗地裏偷偷的以一元法幣兩元「邊幣」的比例兌換着。因爲老百姓清楚共產黨是賣什麼藥！在水深火熱的痛苦裏，他們始終是信任國民政府，信仰着 蔣委員長。

先生，說來你會奇怪的吧，這個「邊區銀行」裏，不祗批發「邊幣」，而且批發「貨物」，它是把持，壟斷着「邊區」商業的「托辣斯」。它擁有大批的貨物，這些貨物是在十八集團軍的武裝包庇下違犯政府法令從太原那邊運來的「私貨」。

先生，在我們抗戰的過程中，你知道敵人破壞法幣的陰謀吧？「邊區政府」把法幣送到

敵人那邊去的舉動，你說是何用心呢？

在北邊中間的山坡上，還有一家「西北商店」，它是十八集團軍後方總供給部開的，也是一個批發機關，但是它在利益上和「邊區銀行」並不衝突，因為「邊區銀行」是批發洋貨（日本貨），而「西北商店」是批發土貨的，如棉布、石油、臘燭……。倘若說「邊區銀行」是個洋「托辣斯」的話，那它就是土「托辣斯」了。除去這兩個「托辣斯」以外，還有很多的公家「商店」，「兵站部」的「交通商店」，「黨校」的「中山商店」，「抗大」的「合大商店」，「總政治部」的「一致記商店」等等商店，簡直數不清，寫來怪麻煩的。

先生，你看了這些有什麼感覺呢？我還告訴你，毛頭澤東在一個黨政生產動員大會上就說過：「……喀、喀、……什麼東西賺錢，你們就作什麼買賣……，喀、喀、他媽的，有了錢響就可提起腰來幹，誰叫國民黨給我們的錢少來，叫我們有什麼辦法呢？……」

先生，你該知道在共產黨向政府投誠的時候所承認的條件嗎？在抗戰期間卻向中央軍隊游擊，割據土地，槍劫民間財物，擴充實力……在不能掩飾罪惡的時候，就哭喪著臉說：「這叫我有什麼辦法呢？……」

但是共產黨的毛頭澤東畢竟是有辦法的。在民國三十年毛頭澤東又下令做起煙土生意來了。呵！煙土，那麻醉品，殺人不見血的毒藥呵！國民政府在嚴禁，「邊區」的公家商店卻在毫無顧忌的賣著哩！這生意是一百六七十元的「邊幣」一兩，而在「邊區」附近的地方

，都是二百元一兩。在鄜縣的交通鎮那地方，還買賣可算是生意興隆「通四海」，所以有大烟癮的人都逃到這「邊區」來了！因為毛澤東，就在領導着吃這撈什子。他從太原，包頭日本鬼那裏買來不過二三十塊錢一兩的煙土，一轉手間，就是「一本萬利」！

先生，你想一下，這被共產黨宣傳得天花亂墜的「邊區」地帶，是不是在中國國土上唯一的一個吞烟吐霧的「根據地」呢？

三、「開荒吧！開荒，共產黨在向咱們要軍糧！

先生，我不是同你說過延安新市場的牆上寫着有：「歡迎商人投資」的標語嗎？是的，這是一句很漂亮的話，也許你，或許你的歡喜經商的親友看到這句話會想到「…到那邊去做個生意一定很賺錢吧！那邊學生很多……。」

現在，讓我來嚮導着你在市場上遊逛一下：

在市場上除去共產黨人自己經營的生意外，當然還有商人的鋪店生意倒很興隆，而每個商人的臉上却籠罩着一層憂慮的濃霧，眉間透露着心靈深處的鬱悶。

有一天，我到一位老鄉開的店裏閒談，他輕聲地對我說：

「這年頭做生意眞是危險的事情呀！」

「什麼？」我驚奇地問。

『噯，危險得很！生意好，可以變成要飯的，不好，說不定連命也得拚掉！』

『這是什麼意思？』

『唉……！』

他沉重的嘆了口气，面色更現陰暗。

『張同志』！他喊着一個青年夥計叫他回家去拿東西。他眼看着這夥計走出了門，才鬆了一口氣。

「鄉黨，這年頭可變啦！不祇日本鬼子敢欺負咱們中國，就是掌櫃的也要怕夥計。我就怕我們還位『張同志』！在這裏啥玩意都得叫『仝志』，俺這位夥計是個共產黨，人家派他到我這舖子里來當夥計，他媽的，那裏是來學生意，倒是來管我的。共產黨的辦法，眞意想不到！我每天有多少收支，賺多少錢，共產黨全都知道。張同志每天都有統計報告給共產黨部。這一下可好啦！到月底就有什麼「救國捐」！「救國公糧」！「慰勞抗日捐」！「抗敵救國捐！」「優待抗屬捐」！名目繁多，花樣翻新無奇不有，「捐」來「稅」去，反正你賺的都繳出盡還不够。

「這樣怎麼行呢？」

「不行也得行。有房子賠上地，有老婆貼姑娘。唉！簡直沒辦法維持，將來只有關門大吉一條路。」

我吸着烟默默地想：天下竟有這樣的事。

「唉，你想想法幣不準用「邊幣」沒有人願意用。你不能去販貨，祗有在「邊區銀行」和「西北商店」裏去批販日本貨，土貨他們抬高價錢，我自然鬬不過他們的商店，你說這買賣怎麼幹下去？你說不幹吧，可又走不出去，你知道法幣是帶不出去的，——除非你把這些家都丟了，可是這怎麼能行呢？幹吧，將來要變成叫化子！……」

從他的心靈深處發出的嘆息，使整個房間裏充溢着陰沉哀怨我也嘆了一口氣，想不出什麼話來安慰他。可是他還告訴我一件慘事：在淸澗縣有家舖子，是姓劉的開的，這個人把幹軍隊混下的幾個錢開舖子，生意還不錯，舖子里的情形也同我的一樣，但是他在軍隊里混慣了，敢說牢騷話，這一下可糟了。他們就千方萬計想找他的錯，因爲他爲人很好，平時很得地方上人的稱讚，他們眞是找不出錯來，可是鄉黨！人家共產黨是有想入非非的辦法的，不到一個月，這劉老板就給他們戴上了漢奸的帽子，原來他們拿了一本不用的密電碼本作證據，說他勾通日本人，破壞「邊區」，於是財產充公，殺掉了他的頭！這手段你想毒不毒啊……！」

他還舉了很多例子，那簡直讓人不能相信自已的耳朵，然而，在這「最民主」的地方，卻常常發生着。

在這「改善」了「人民生活的地區里」日常生活所必需的小米賣到一百五六十塊錢一斗

・而種地的老百姓還是一年的收成不够應付捐稅攤派，並且連糠也吃不到呢！

先生，這「邊區」就是張獻忠，李自成的家鄉，有無數的張獻忠李自成正在共產黨的「進步」「邊區」里全死亡抗爭着！

我聽到一支這樣的歌：

「開荒吧開荒！共產黨在向咱們要軍糧。織布吧，織布。共產黨在向我們要衣服！……」

先生，鐵般的事實怎能掩飾？我該把引子上的歌改一下：

「千萬顆人民的心，埋葬着對共產黨的仇恨！……」

四、欺騙，欺騙，第三個欺騙！

先生，你也許會想：「工人在那邊一定不是這樣吧？」

在這裏，一個工人的工資確實很高。有的工人每月可以拿到七八十元的「邊幣」，你聽到這價目一定認為共產黨對工人多麼優待，共產黨到底不愧是無產階級——工人階級的政黨。

可是，同時你更應該知道，工人除了吃的，穿的用的外，七八十元的「邊幣」還剩餘下多少錢呢？你也許不會相信，他們還要倒欠工廠二三十元不等的掛賬。但是身為黨員的工頭一類的人，却不是這樣。他們的衣食都是公家的，此外還有津貼。你已經知道延安的米價高

漲到什麼程度，那麼，這個拿二三十元津貼的人和拿七八十元「邊幣」的工人那個生活得舒服呢？

共產黨就是慣愛用這樣的手段欺騙。在這種情況下，工人自然沒勁幹下去，共產黨就呼出一些好聽的口號：「克服目前一切困難，刻苦生活，加緊工作，爭取將來幸福！」「參加工作，積極工作也就是抗戰！」「共產黨是工人的政黨。共產黨成功，就是工人成功，那時就同蘇聯工人一樣有幸福！」「……………！」

事實上，這裏的工人每天工作十小時，並沒有增加工資。共產黨只是空喊着：「為工人階級奮鬥，起模範作用。領導其他階級進步，」，加緊工作，就是加緊抗日，加緊抗日都是英雄，對工作突擊是英雄才有的本領」！和「勞動英雄」……這一類的廢話。

好啦！倘若你真的渴上了米湯，那你會得到值二毛八分的筆啦，或者一個本子，或者在會場被宣揚一下：「×××同志是勞動英雄！中國的斯塔漢諾夫同志」，你看，還稱讚光榮不光榮！

有些被欺騙了的小夥子吃了「麻醉劑」，真的拚命工作，病倒了還工作，那就更偉大，」不然就是：「拖病怠工，沒革命精神！不是革命的無產階級應該有的，貴族氣！……」

好，這麼一來，你不是受處罰，就是被開除！

先生，在這兒，你該想到誰是剝削工人的能手！

有的人想離開公家的工廠，到外邊作零活工人，但是結果怎樣呢？有的給驅逐出一邊區」有的加上了飛來的罪名，走上了西天。

在新市場斜對面朱家菜園子，有個河北人姓吳的，開了個文德木工廠，他就是在公家的廠裏幹得傷心了，自己另起爐灶幹的。於是得了「經濟來源不明」的罪名結果了性命。

在這里優待技術工人的辦法是同蘇聯政策一樣。在公家的廠裏，工程師的地位很被重視，是共產黨花了很多錢從外邊請來的，薪水也很高。例如一個能製板的技術工人全國平先生，在八路軍印刷所工作，但他總不肯把他底全部本領教給別人。而製板印刷工人又是非常缺乏，所以共產黨就對這個工人施行「桃花計」，結果一個漂亮的女學生把這位全先生的本領都學得，也就是說他的本領給共產黨學去了，但沒多久，他的工資減低，待遇改變。因此，他明白了共產黨的手段，就氣死在醫院里了！這是在欺騙手段下一個可憐的犧牲品！

五、山溝裏，山頂上，游擊戰爭幹一場！

在延安城北邊二里路的光景，有個山溝從前叫「大便溝」現在卻改成「青年文化溝」的—那兒有文協會，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回民救國協會，東北救亡分會，澤東青年幹部學校，軍政學院……。還有一個青年俱樂部，包括青年宿舍，青年食堂，青年商店，青年運動場•先生，都是在爲青年着想嗎？

「誰得到青年的擁護，那就是誰獲得了勝利！」的確，其產黨就在這上邊加緊工作。！爲了「獲得勝利」，他們在進行爭取「青年們擁護」的「欺騙」工作。！你知道青年是喜歡「自由」的，他們就在禮教社會道德的圈外盡量地讓他們擇食罪惡的禁果。！在青年俱樂部裏！你可以看到很多青年日夜在打着「麻將」，推着「牌九」，玩着『樸克』那不是一個高尚的俱樂部，而是一個十足的賭場。！我曾經問過一個青年：

「你們不是成了賭徒嗎？」

他笑了笑：：「嘿；可不是的。！沒點輸贏玩起來沒有興趣！」

這就是從一個前進的革命青年口裏說出來的話！

你以爲一般青年都是因爲思想前進才跑到這裏來的嗎？，像那樣的青年，一百個裏邊可以找到十個吧！但是這十個却結果失望——發覺了共產黨的欺騙而走了出去！大多數都是受到他們的欺騙宣傳才跑去的。！先生你知道青年們的意志是薄弱的，經不起這種惡劣環境的誘惑，很多青年在這裏染上了偷竊習慣。！在學校里，公家的機關商店里，私人的舖子里，常常發生着「被竊」的新聞。！

我不是說過有個青年宿舍嗎？牠並不像一般旅館客棧一樣收房金，是要帶着「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實際上就是共產黨——發的證章才能去住。證章上有「西北模範青年」六個字。！就憑着這東西，青年宿舍裏不收你一文銅錢，！能拿到這個證章的青年，是一定前

進的革命的，能起模範作用的，聽從共產黨驅使的傢伙！沒有這證章的青年，就常找些下流的地方去消磨他們的青春。

在一家和平醫院里，有個醫生叫王抗搏，同一個姓張的看護生了一個孩子，但是醫生不負責任，看護生氣就在這和平醫院里自殺了！在延安，像這樣的事是很平常的。這是八路軍的軍醫院，後來改爲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是爲了紀念一個參加我們抗戰而死在中國的外國人。但是在醫院里卻常常有這類卑污的事情……。

在學校裏的青年，都在地獄裡受着苦難。一天兩頓稀飯，一頓乾飯，沒有吃飽，卻要跑上荒涼的山坡去「開荒」，說什麼「加緊生產」，「吃得苦中苦，才能打日本！」有一天，我在一家合作社里碰到一個抗大的學生在爭吵，他吃了兩三塊錢的東西，卻只有一張五分錢的光華票，但是他說得好：

「我是爲革命跑到這裏來的，把什麼都獻給革命了。我不能不吃飯呵！不能餓着肚皮呵！這裏是公家開的，我當然可以來吃，並不是我有錢不給你，而且公家祇發給我一塊「邊幣」，除去募捐黨費以外，就只有這五分錢了！」

「收下你的鞭子」劇裏，有段很好的話：「沒有掙過錢的人是不會知道掙錢是怎麼一回事的」，我眼看着這個青年被他們帶走了！

在這兒，一個青年很容易的帶上「自由主義」「浪漫主義」「尾巴主義」……的名號，

而遭受到嚴厲的指謫，有時要戴上「頑固份子」「托匪」「奸細」的帽子，受到了軍法的處置，或槍斃，或活埋！在大便溝上青年文化溝的北邊的小便溝軍委會的除奸部裏——（共產黨的軍委會）禁押了五六百青年男女，就在這陰沉沉的地方作了死神的祭禮。

青年決不能生活下去，只好假請假裏離小差的辦法離開這火坑！[illegible]

[illegible]延安，你這罪惡的深淵，多少青年的光明前途，給你欺騙葬送了！

[illegible]「禮拜六」「四郎探母」了！[illegible]

[illegible]

六，在大便溝——青年文化溝隔着延水對面的山上有一座女子大學的校舍裏常聽到王老歌聲。在這些歌詞裏寫出了他們的生活，你聽：[illegible]

[illegible]「女大窯洞方丈高——抗大學生夠不着[illegible]延水河邊[illegible]對不少[illegible]西北旅[illegible]爭逞英豪：[illegible]這就是他們把[illegible]黃河大合唱[illegible]保衛黃河」調子換出來的新歌詞[illegible]水大合唱。[illegible]

[illegible]女大的校長是王明陳紹禹先生，他本來姓陳，[illegible]都叫起王明陳紹禹來，這叫法在中國恐怕是空前吧！在共產黨的一切「欺騙」工作里都是拿女人作他的工具的[illegible]這一批得力的幹部的掌握，當然不能落在旁人手里的！

[illegible]，這個中國女子大學是前年下半年選集抗大，陝公[illegible]魯藝的一些學校里的女生組成

的，內分普通班，高級班，陝甘班，長征班。學生有認識好多外國字的也有斗大的中國字與認識二三個的。

先生。你也許不相信吧，說不定還會說我在拿你開心呢！這一點都不奇怪，你知道共產黨是愛掛漂亮招牌。糧食不夠就高唱開荒！「說前方的戰士要軍糧！打鬼子的方法呀有多種，在後方生產也是一樣，今年呀開荒廿六繼，比往年多打三十六石糧！」明明是個訓練看護人才的衛生學校，現在卻掛上官冕堂皇的「醫科大學」的招牌，在敵區把陝公，抗大的學生集在一起，成個學校，掛上「聯合大學」的招牌，你說漂亮不漂亮？多麼吸引一般青年人！

在這個學校里，是担負了給共產黨幹部訓練太太的責任的，這是千眞萬確的，在今年夏天，一部份作地方工作的黨員寫信給王明陳紹禹校長說：「在各機關里邊都有女同志工作，這自然是爲了提高女權的表現！但是我的地方工作的部門裏，爲什麼王校長不派學生呢？你會知道這部門工作是多麼重要，而且我們都是長征出來的戰士，你能說在工作里不需要安慰嗎？」

先生在今年秋天，就有一部分女生，派到地方工作的各部門里去了！這是啥事情啊？

這地方是給青年們在性生活上以盡情的開放和自由的——破除封建勢力，當然先要把束縛人的禮敎打倒，什麼她媽的貞操……好，就在這種情勢下開展了多少風流故事！

先生，你知道一個禮拜裏邊是有七天的，在這里，共產黨卻規定了禮拜六是團圓日——

有對象的可以在一起過一下了，而他們說是「陣地戰」的日子。至於「游擊戰」的日子，卻是任何一天都可以舉行，因為這個緣故，在女大的門口，禮拜六這天的下午擁着很多會客的人，而女大的學生看到這些人笑了，說：

「禮拜六，四郎探母了！」

說毛頭，他在楊家嶺住了一個時期，據說是為了藍蘋。但是藍蘋——這個在上海為戀愛鬧得天翻地覆的主角，是不會讓毛頭佔便宜的——「你得同我結婚，我愛你，崇拜你，你不答應我，我就死在你的面前！」這樣逼得我們毛頭澤東雖然和同過生死，共過患難的賀志珍離了婚，又與藍蘋結了婚，可惹起了黨內的紛爭。至此一個自稱為最進步政黨（！）的革命首領的生活，卻是如此的腐化，想有一個抗大的學生曾寫信質問毛頭，……

「主席曾經對我說過，自由戀愛在共產黨內是有條件的，在政治上的信仰，認識需要相同，主席我是堅定的，是在不妨礙工作的原則下，兩方面都同意的條件下進行的，現在，我請問主席為什麼同賀同志離婚？原因是政治上不能合作還是妨礙工作？是否變右開溜？和藍蘋還個電影明星結婚是以什麼條件？……」

先生，你猜毛頭澤東是怎樣回答的？……

「同賀志珍同志是為了意見不合，同藍蘋同志是為了解決性慾……」

這樣的話呀，竟從一個自稱為領導無產階級革命（？）的頭目嘴裡說出來！……

延安曾發生過一次驚天動地的桃色慘劇，也許你從前已經聽人家說過吧！就是抗大隊長黃克功和陝公女生劉茜的事情，女的感覺到黃隊長的文化水準低，而且年齡上有了很大的距離，不願意同他結婚，結果在醋意的情勢下，黃隊長把女的打死了，而這位黃隊長在各方面的攻擊下，假着公審的形式，根據了毛頭的手諭槍斃了！

共黨在這個時間裏，特別表現出一般的結合是建築在獸性的發洩上的！先生，你說「邊區」的主席林伯渠那老漢吧！七十多歲了，鬍子白的同雪一樣，他却同一個十九歲的女孩子結婚——他這做太太比他的孫女兒的年齡還小呢！這種結合惹起了很多人的非難。但是林老漢却說得很好，「這是爲了幫助革命啊！我年紀太了，在革命工作中是需要精神安慰的……」

在延安的一般婦女們感到革命的地方不應該發生這種現象，於是熱烈的討論着婚姻問題，「標準的條件是：有文化水準要高，年齡要適合，而且在政治上有堅定的信仰」，於是一般年高而無學識的老幹部，只好採取了利誘！威脅！強迫！的手段！像獨立第三旅的旅長賀龍，就是採用了這種手段來滿足他的某種慾望了。[illegible]

「歡迎自由打游擊，反對不負責任！」這是「邊區」婦女提出的新條件，也是民國三十年「在「邊區」是用濫了的，我們該說是一九四一年的男女「新階段」！

澤東先生大概可曾看到毛頭澤東的「論新階段」大文章沒有！說來倒該把這個「新階段」的論[illegible]

七、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

[illegible]先生，你也許以爲在共產黨罵這個不革命，那個貪污……的話，他自己必是革命的廉潔的。但是那是一種「欺騙」的「宣傳」。你知道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共產黨在前方的幹部是胡作亂爲，在後方的幹部是在貪污腐化。

[illegible]在延安附近有個二兵站第四所，這是一個傷兵的醫院，自然這裏邊是有些傷兵的，這裏的所長程道會，指導員李宗白，管理員李希聖都是自稱「革命」的共產黨員，他們三個狼狽爲奸，如「虛報人數，不發津貼，虛報消耗費……」。他們吞澴了傷兵的滋養肉錢，却說：「抗戰時期什麼都是艱苦的，我們共產黨更應該艱苦，我們是有這種革命傳統的。現在國民黨給我們的錢少，但是我們還是抗戰。你們諸位同志就是打日本受傷的，但是因爲經濟困難，每月只有這樣的數字，有什麼辦法呢？」

照例傷兵在這種情形下是會死的，死了照例是一口薄木棺材，但是這些「革命」的共產黨員，把這點錢也吞下去，「一挖個坑，把爲他們拚過命的人，埋在土裏就完了。」

這些事情畢竟瞞不過人，那九千元的胡塗賬都是用在這些革命黨員自己身上。傷人要求槍斃他們，然而他們是老幹部，一切都可以原諒！就把這第四所改成白求恩國際和平分醫院，換了一批新人物，政治委員是陳保元，管理科長王志卿，醫務主任是廖由潔，他們的手段

可更高明。發給病人的魚肝油，大米，白麵，肉類都由他們享受，後來他們索性不給病人看病，除非送個手錶，西裝，自來水筆一類的東西，才能受到優待；不然，就沒有人理會你，還要加上「不守醫院規則」的罪名，趕出院去！或者說你沒有病，送到休養院去，使令你就在那兒等死好啦！

這些新人連藥也都送進了腰包，他們私刻八路軍關防，印護照，這都是有革命傳統的証軍老幹部的勾當！於是，新幹部和老幹部中間矛盾起來，不斷的起着磨擦，給共產黨內部隱伏着重大的危機！

先生，在吳堡縣發生了這樣一件事，縣長張鵬圖全科登得了賄賂，放走一個出征的壯丁。誰說共產黨不要錢，只怕你給他的錢少！這事情就惹起了一位張鴻恩同志的不滿——他是馬列醫院的學生，從前在縣里作過縣委，在抗大作過指導員，但是看到共產黨在抗戰四年中作的事情太令人傷心了——就抱病回家。看到縣長同志的行為太不革命了，就在專員公署告了一狀。狀子是我親手替他寫的，你不要以為他是馬列學院的學生，是高級幹部，一定寫的不錯。告訴過你，共產黨的招牌漂亮，貨色卻不高明。這位學生不能寫文，卻能講一套馬克斯的理論啊。

專員公署為了尊重幹部的威信，把狀子批到縣里來，縣長一看氣極了，就給這位張先生戴上了「托匪」的帽子，說他破壞「邊區」，他就從此遠離人間了

我趕緊溜走了。現在還能寫出這篇東西，眞是太幸福了。

說到新舊幹部間的矛盾，共產黨內部隱伏着的嚴重的危險，我得告訴你：在抗戰中，共產黨不僅擴大了自己的武力，而且吸收了若干小資產階級的青年黨員，準備作奪取政權的陰謀。但是這些新幹部，在能力上，學識上，都是比老幹部高明，加之工作熱誠，自然是共產黨內部的重要份子，並且年青英俊，很得女人們的歡心。因此惹起了老幹部的苦惱，他們在各方面和新幹部爲難！加上各種罪名，利用那一套陳腐的理論：知識份子，都是小布爾喬亞，有劣根性的動搖份子。高潮來，低潮去。到這裏來，不是爲了生活，就是爲了女人，見不得流血。這種不澈底的份子，是會破壞革命的。

新幹部也有一套：老幹部在革命過程中，不應該驕傲自大，更不應該腐化起來，最近的貪污事件都是他們幹的……。你鬥我爭，弄得烏烟瘴氣！一個部門裏勾心，鬥角，工作不能展開。但是，共產黨終究相信的「長征」過的「革命」流了血的老幹部。所以處處受到排擠的還是新幹部，他們看穿了共產黨的欺騙，都逃跑了出來，有的却跑到小便溝里的除奸部里去了。

八，歷史上遺留下永遠洗不清的污穢

先生，這里都是說着最漂亮的話，你從他們的「宣傳」刊物上可以看到一切美妙的形容

詞，說「邊區」是最民主的地方。！其實，這里是世界上最不「民主」，最黑暗的地帶了。

延安市政府主席劉振明先生的貪污非法的行動，簡直沒法來形容給你聽；他吞沒了優待抗屬的米糧，限制人民在街上賣東西，禁止人民蓋房子，挖窰洞，這就是共產黨的「民主」！反對他的幹部，就是反對共產黨！

[illegible]在這里，自五十歲的老太婆至七八歲的小姑娘，都被迫着學那拉丁化的新文字！。而且每家商店的發票都得用「拉丁化」寫，不這樣，那你就是「頑固份子」。為什麼要他們這樣作呢？原因是為了取消漢字。你知道共產黨是只講目的不問手段的，行不通的時候可以檢討一下，再回頭來另尋一條路走。二十年「蘇維埃」革命就是一個例子嗎！死亡了多少人，損失了國家多少金錢，證明了共產主義在中國行不通了，就宣稱：「三民主義為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為其實現奮鬥」[illegible]投降好了！反正國民政府是寬大的，只要不消滅自已，何以先投降一下，以後有辦法再說好了！[illegible]

[illegible]。這里歡迎外邊來的難民與貧民，因為共產黨正準備擴充百萬大軍，預備將來大幹一場呢！在這里正在出演着「磨擦」「棋局未終」的劇本宣傳階級鬥爭，侮蔑政府欺騙民眾，可是把他們奪取政權的陰謀都暴露出來了！在這里的「八路」駐紮着九師的隊伍，這些武力是來保護「邊區」的。「！」每天夜里他們在四周亂放槍彈，向百姓說：「有人進攻「邊區」了」！

「邊區」是抗日的民主的進步模範根據地，共產黨的軍隊能不來保護嗎？

先生，你已經知道「邊區」小米價錢高漲到什麼程度了的。在貧瘠的陝北土地上，窮苦的民衆怎能餓着肚皮，吃樹葉一類的東西來養活這些革命的抗日的部隊呢？你請看今年七月裏甘泉縣人民的呈文吧。

「呈為城市區此次買糧過重，民不勝負担，懇祈減輕事。竊城區民衆多係工商，究其大商全無，盡皆小販糊口，至於農民一部，屈指可數，既無農民充分，焉有食糧之多收。又加交通來往要地，無論何人路經必吃，食糧亦因之日少，亦不僅此原因，地區地處路邊，並非僻壤，北上担架，來往衆驢，守望城防，一一動員於民，但別處遠，而動員數目或少，不欲在別區動員，只好動員於城區，城區民衆，自意工作浩繁，減種田地，以好負担重大工作，地既少種，食糧必不多得，即是城區民衆多種田地，事實亦難辦到，城區房屋，公田甚多，種田按勞動人數分配去種，數額亦不能足，要之加以山地，近則結山峻嶺遠則去而難返，並且晚間出入城門不便，因是種情形，致使地多難種，所得之糧，亦不能棧食秋收，城區所有幾何人家大半十室九空，無糧可食！不過能充自備之飢而已，當去年征糧之際，所有未能辦到之家亦多矣！今之青黃不接又大舉買糧借糧，當拿何物而交付？公家要以十驢能抵，民皆願付。當抗戰之際，非惜物而不借貸，未有也，今「邊區」實行民主政治，更以愛民為事，況口號保衛邊區，保衛陝甘寧，究其原因，城區民衆，民有不了之勢，亦應從中減輕而體恤，以符

名實！而民亦知邊區言必顧行，於是羣起懇祈縣長或據情轉呈上峯，將城市區糧食減少若干，藉以解決此困難，而維持生活狀況，民衆不勝感激之至！謹呈縣長

甘泉縣全體民衆叩」

先生，你看了後有什麼感覺呢？你知道老百姓是清楚共產黨的一些陰謀詭計的，軍隊的一切非法行爲，他們敢怎樣呢！

「先生，你知道共產黨是在發「國難財」的。過去擾亂政府的一切行爲，使政府不能專心準備抗戰！他們很熱稔政府和領袖的寬懷，不會在抗戰中來懲罰他們，所以現在「邊區」的地帶更「擴大」了！他們說的好：「製造磨擦」就是勝利的前提！」政府是會對他們讓步的。

「先生，我在上邊寫過了：這「邊區」就是張獻忠，李自成的家鄉，有無數的張獻忠和李自成在共產黨領導的進步「邊區」里同死亡抗爭着！今年七月裏之邊縣中，小米賣到一百七八十塊錢一斗老百姓在逼得沒法子了，不能再全死亡拚下去，無數的張獻忠，李自成起來了，把要送到延安去的食糧在半路上又奪了回來。就像引子上那支歌中說的：

「看，羣衆已抬起了頭，看，羣衆已揚起了手！無數的人和無數的心發出了對敵的怒吼！」

先生，不僅是「怒吼」，他們並且拿起了長槍，短刀，鐵鍬，木棍……在對逼着他們走

向死亡的敵人拚命了！

「士兵瞄準了槍口，準備和敵人搏鬥！」

這些共產黨武力的槍口，描準的是誰呢？先生，你會想到那些在死亡線上掙扎着的人們的！

是的，讓我們睜着眼睛來看吧！

啊！延安「邊區」你這罪惡的深淵，你給人間添增了多少創傷，你還歷史上遺留下永遠洗不清的污穢呵！再會罷！

看，你的末日就要到了！

版權所有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三月一日初版

延安內幕

定價每冊二元

著作者　齊世傑

印行者　華嚴出版社

總發售　文信書局　重慶：保安路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安圖字第三七〇號